

西墙下的百香果

■ 石雪萍

我第一次见百香果苗是在学校图书馆的西侧外墙下。那年,我工作调动到新单位,学校的图书馆也刚好落成。打开图书馆西侧的推窗,外面是紫荆校道,在推窗的墙根下,不知道是谁种上了几株百香果苗。百香果是藤本植物,随便搭个架子,它便能攀上去,像葡萄。四五株百香果秧苗,十多厘米高,稀稀拉拉的几片叶子,蔫头蔫脑的,像打了霜的茄子。我心中忽然有了几分怜悯,不知道这几根幼苗是否能在这一片陌生的土地上安身立命。

生活逐渐忙碌起来,人生就像一场赛跑,做了准备运动,弯下腰,蓄了劲,哨声一响,便要用力往前奔。

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一位名叫小文的姑娘,纤弱,文静,不太爱说话,人很勤快,将偌大的图书馆打扫得纤尘不染,图书馆里的书籍也摆放得整齐有序。闲暇之余,常见她坐在西墙角里抄抄写写。待彼此熟悉后,她告诉我,她刚毕业不久,去年参加市里的教育系统招考,没考上,后来便到了这里当上了图书管理员,想借安静的环境再努力一把。言语间,小文的眉头像一把上紧了锁。看着小文,想起自己往日的艰难,我便鼓励她,像鼓励自己一样。

冬天要来了,校园里的小叶紫薇在秋季开了一树的繁花后被剃了头,只剩下磨盘一样光滑的切口,切口上渗出小小的滚珠,混着灰褐色的汁液,惨烈得让人忍不住心疼。树底下的百香果长得怎么样了呢?不知道它是否长起来了,是否能熬得过即将到来的深冬的苦寒?想来,是有一段时日没去看过了。

下班时,天上下着微雨,我撑着伞向紫荆花道走去。湿漉漉的草丛里偶尔传来窸窣窸窣的声音。图书馆的推窗紧闭,窗下的角落里吊着一张被风雨撕得四分五裂的蜘蛛网,蜘蛛在网上晃荡着,生死飘摇。那贴着墙面的几根藤蔓在雨里瑟缩着,像没带伞的瘦伶伶的孩子。那是百香果的藤蔓!没有人工搭建的架子,他们不往地面匍匐,而是顺着墙面向上攀爬,竟然攀上了窗台!它们长得很缓慢,像个营养不良的孩子。然而,它们密密麻麻的小脚儿像壁虎的小爪儿一样紧扣在水泥墙上。我心里有几分欣慰,它总不至于软下脊梁,在雨水横流的草丛里活成肮脏的模样。

“它们终于长起来了!”耳边传来熟悉的声音,我扭头一看,小文在转角处走了过来,她的头上、身上粘了一层霜样的小水珠,像披着一件雪白的纱裙。她把手中的树枝插在百香果苗旁边的泥土里,从兜里掏出一根红丝带,把果苗和树枝绑在一起,顺手打了个蝴蝶结。而后,她费力地爬上窗台,把被风吹得七歪八扭的藤蔓捋顺,再用几根红绳将藤蔓固定在防盗网上。“这样就不怕掉下来了。”小文说着,拍了拍脏兮兮的手,看着眼前的杰作,满意地笑了。我透过窗户,看到小文的书桌上那垒得像小山一样的复习资料,笑着说:“这百香果苗像你。”小文听了,咧开嘴笑了,清瘦的脸上露出浅浅的梨涡。

很快,春天就来了,西校道的紫荆花开满了枝头。深红的、浅紫的、雪白的各色花瓣探出头来,争先恐后地像赶集似的热闹。孩子们在花道上唱着,笑着,捡起地上的紫荆花瓣插到嘴角含笑的老师的鬓边。

“老师,快看,那是爬山虎吗?它爬到天窗上去了!”孩子们指向图书馆的窗台,兴奋地喊起来。

“那是百香果,再过些时日,它会结出金黄色的神奇果实。”老师笑着,弯下腰,刮刮孩子的小脸。阳光下,他们的身体被夕阳镀上了一层耀眼的金边。

我坐在图书馆里,看着窗外沉醉在春色里的孩子,看见爬上了天窗的百香果苗,它们张开黄白色的小脚丫在天窗的玻璃上往来穿梭,风一来,翠绿色的叶片便像小铃铛一样颤颤地抖起来,它们在湛蓝的天幕下漾成一条碧绿的泛着银光的河流。这些百香果,它们像吊在天地间的小小绿色熔炉,经岁月的熬制,炼成金黄色的果浆,果浆将会和青绿色的果籽像流金一样淌出来,浓郁的果香飘散在校园里的每一个角落。

待到百香果成熟的时节,我会将它们摘下来邮寄给在远方奔赴前程的小文,到那时,或许,她会执着教鞭归来,站在西墙下,像百香果一样散发着果实的芬芳。

正是春韭青绿时

■ 张玉婵

昨夜细雨霏霏,正是春韭青绿时。今天一早,阿爸就来看我,带来一篮春韭。

刚割下来的春韭,青翠欲滴,叶片上还缀着晶莹的雨珠。我轻轻一拨,手心便沾染了湿漉漉的绿意,春天的气息随之拂面而来。抱着一篮春韭,仿佛抱着整个水灵灵的春天,我满心都是欢喜。

我的家乡在鉴江平原,每年秋收过后,家家户户种植韭菜。到了来年春天,满野青绿,蓬勃喜人。春韭不仅让家乡人的荷包渐渐鼓了起来,也给我的童年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物资匮乏,鲜嫩的春韭,最能安抚辘轳饥肠。往往阿妈的饭笕刚捞完饭,我立即就把切好的春韭倒进大锅煲,再从油盅里刮两勺猪油放进去。没多久,春韭粥便煮好了。奶白色的粥面上,浮着碧绿油亮的春韭,香甜的粥味直往人的鼻子里钻。我和弟弟盛上一小碗,嘬起嘴巴胡乱吹两下便开吃。捞起饭后的米汤无比香滑,融入春韭的鲜甜和猪油的滋润,那诱人的味道任谁也抵挡不住。我和弟弟烫得咝咝咧咧,吓得哥哥一把抢过我们的匙羹。阿妈赶紧找来大葵扇,对着我们的粥碗猛扇起来。直到粥碗摸起来不烫了,阿妈才将其推到我们的面前,叮嘱我们慢慢吃。

与春韭粥相比,煮汤乾显然更让人流口水。高州不少地方都有做煮汤乾的习惯,可我的家乡却难得见到煮汤乾。大概八岁时,一个下着冷雨的初春傍晚,我放学回到家,忽见餐桌上摆着一只砂锅,锅里是清亮的鸡汤,鸡汤里卧着一群白胖胖的形似饺子的乾。我不禁两眼放光,连连问这是什么。阿妈笑着告诉我,这是煮汤乾,她从亲戚家带回来的。见我冷得直搓手,阿妈忙舀了一碗递给我:“快,趁热吃。”我夹起一只煮汤乾,入口是软乎乎的糯香。再轻轻一咬,春韭的鲜滑,萝卜的清甜,五花肉的咸香,和谐相融,香甜软滑,真的是太好吃了。吃一只乾,再喝几口鸡汤,全身暖洋洋的,说不出的舒服。阿妈坐在一旁,怜惜地看

着我。我心念一动,夹起一只送到她嘴边。阿妈却连连摆手,说她已经吃饱了。到了第二天,阿婆却说漏了嘴,说阿妈根本就没吃。阿婆的话,让我愧疚了很久。

艰难岁月里,春韭予我温暖与幸福,年少不懂事的我,却把对生活的怨气,都撒向它。

春寒料峭的清晨,我早早爬起来,和阿妈去割春韭。等到割完一块地,把春韭捆扎好装上双轮车,我的裤腿已又湿又重,沾满污泥。阿妈走到车头,套上绳子,俯身前行。我粗粗卷一下裤脚,赶紧上前推车。好不容易到镇上的北运菜收购点,却听到老板拿着喇叭大声喊:韭菜收购已满,不要啦。阿妈仿佛霜打的茄子,一下子就蔫了。过了好久,她才调转头,弓着身子,又拉起那一车沉重的春韭,缓缓地回家去。回到家,见到阿爸,阿妈的眼眶一下子红了。我气得扯下几捆春韭,扔在地上,双脚狠狠地往下踩。阿爸一把拉开我,摸摸我的头,温和地说:“你忘了‘韭’字是怎么写的了?你不能遇到一点挫折,就乱发脾气啊。”

阿爸的话,让我忽然想起他教我写“韭”字的情景来。记得刚读二年级时,我把“韭菜”写成了“久菜”。教小学语文的阿爸,没有急着纠正我,而是拿起笔,在本子上写了一个“韭”字,问我像不像韭菜叶向左右两边自由生长的样子,我笑着说像。他又在“韭”字的下面添了个“一”,说“一”代表地面。两者合起来,表示韭菜一旦扎根大地,不管环境如何恶劣,生命被刀刃割过多少次,始终生生不息,天长地久。阿爸忽然问我是不是忘了“韭”字怎么写,我知道他是希望我能像韭菜一样,不管遇到什么困难,都要积极面对,满怀希望。我低头想了一会儿,然后郑重地向阿爸说“知道了”。

五年前的冬天,阿妈意外地离开了,此后,我就一直活在那个冬天里。看着阿爸带来的春韭,我悄悄地抹了一下眼泪。一抬头,撞上阿爸关切的眼神,我忙冲他笑了笑。窗外阳光明媚,我想:尽管带着伤痛,但春韭一定会沐阳而长。

月光之城——独克宗

■ 丁思宁

那是去年七月,我与月姐、婵姐一同远赴云南。前几日,我们尚在苍山洱海间缠绵于风花雪月。直待第四天黄昏,才辗转抵达香格里拉的独克宗——那座藏语意为“月光之城”的古城。

高原上的夏日,暑气消散得极快。夕阳一沉,晚风便裹挟着沁骨的清凉扑面而来,夏日的气温竟然跌至十多度。刚下车,导游便抱来一大袋藏袍,任我们挑选。我相中了一件白内衬配红外套,披在身上,宛如天边那朵不肯散去的余晖;月姐选了浅绿外衣,色调温柔,清新得恰似草甸上新春抽芽的柳丝;婵姐则选了红内衬配白色外衣,衬着她温婉的气质,倒有几分高原雪莲初绽的清雅。我和月姐又各添了一顶毛帽。换上藏袍、戴好帽子的瞬间,我们仿佛真的成了土生土长的高原女子。三色身影在渐浓的夜色中摇曳,缓缓开启这场古城之旅。

独克宗古城不大,依着大龟山顺势而建,宛如一朵静静在高原上绽放的八瓣莲花。三条主街,三十三条小巷,纵横交错,曲径通幽。藏式民居依山错落,白墙红檐,墙上绘着吉祥八宝的图案,古朴又庄重。路边是传统的土掌房,木梁层叠,青石板路被岁月的足迹磨得发亮。每一道纹路里,似乎都封存着茶马古道悠悠的驼铃声,藏着马帮汉子走过的千山万水。

行至月光广场,天色已暗。华灯初上,暖黄的光晕漫过街巷,温柔了古城硬朗的棱角。广场北侧,红军长征博物馆与中心镇公堂隔街相望,飞檐翘角在夜色中轮廓分明。这里曾是茶马古道的枢纽,汉、藏、纳西文化在此交融。檐角的雕花、墙体的彩绘,无一不是多民族共生的历史印记。伫立其间,只觉岁月流转,时空交错。

未几,广场氛围热烈起来。鼓点铿锵,藏歌悠扬,各族同胞齐聚一方,跳起了锅庄舞。藏族阿妈们身着盛装,银饰叮当,舞步蹁跹。

汉族、彝族、纳西族的朋友们也自发加入,裙裾翻飞,身影灵动。汉藏一家,各族同欢,这里没有隔阂,只有节奏的共鸣与心意的相通。“舞袖翻飞惊落絮,歌声婉转遏行云”在沸腾的人声里,真切触摸到民族团结的温热。这般盛景,才真正懂得:一个国家最好的光景,不过是各族同欢相融共生!

我们顺着石阶,缓步攀登大龟山公园。山不高,一路古柏苍翠,风吹过檐角的铜铃,声音清越,入耳便觉心安。行至山腰,窥见龙王阁上灯火点点,香火轻烟袅袅。儒释道三教气息相融于此,让人心境平和心生敬意。

登上山顶,那座举世闻名的巨型转经筒便赫然在目。它高二十一米,重六十吨,纯铜镀金的筒身刻满经文与佛像,庄严而肃穆。此时的转经筒旁早已围满了人群,人群中,有身着绛红色藏装的僧侣,有鬓角斑白的阿妈,有背着双肩包的年轻人,脸上都带着朝圣的虔诚。巨大的经筒在众人的托举与推动下,一圈又一圈,顺时针地缓缓前行,发出低沉厚重的嗡鸣,像大地深处传来的心跳。

我们也挤入人潮,伸手扶住了经筒外侧,跟着队伍一同向前。在这拥挤的人潮里,热闹却不喧嚣,拥挤却心生安宁。每转动一次,心里的杂念便仿佛被这巨大的筒身涤荡了一分,心里的祈愿便随着经文飘远了一分。没有言语,却心意相通;不曾相识,却同心同向。这一刻,信仰不再是遥远的词句,而是这缓缓转动的经筒,是心里猎猎飘动的经幡,更是每一个人眼中闪烁的真诚微光。

这场独克宗之行,没有惊心动魄的行程,却轻轻落在心底,久久不散。就算离开许久了,耳畔还萦绕着广场上悠扬的歌声,指尖仿佛仍留着转经筒的微凉与厚重。每每想起,依旧满心的温柔与欢喜。



含苞待放。黄诒高摄